

谢伟 李洪武 梁荔 刘军 著 \ 摄影

家园耕梦

——哀牢腹地哈尼人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美术出版社

家园耕梦

——哀牢腹地哈尼人

谢伟 李洪武 梁荔 刘军 著\摄影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家园耕梦：哀牢腹地哈尼人 / 梁荔，刘军著. —昆明：
云南美术出版社，2006.3

ISBN 7-80695-345-0

I. 家 ... II. ①梁 ... ②刘 ... III. 散文—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19882 号

责任编辑：杨朝晖 庞宇

整体设计：庞宇

家园耕梦——哀牢腹地哈尼人

谢伟 李洪武 梁荔 刘军 著 \ 摄影

出版发行：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美术出版社

制 版：昆明雅昌图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昆明（雅昌）富新春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14

版 次：2006年3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695-345-0/Z·112

定 价：42.00元

目录

卷首 从“诺玛阿美”到哀牢山 7

感恩大地

哀牢山中的“诺玛阿美”——墨江 3

为生存絮叨的古歌“哈巴” 16

为粮食过节——“苦扎扎” 25

秋天的盛宴——“米索扎” 37

赶赴“昂玛突” 50

远山纪事

远得只有猛兽才能生活的地方——那哈 61

一个由逃婚者创造的家园——遥远的腊米山寨 73

住在腊米人家的日子 83

最后的封火楼爱情 91

一件缀着古银币的腊米衣裳 99

缤纷族人

走进豪尼人家——癸能大寨 107

孟嘎村——白宏人的土掌房 116

靠近公路的阿木人 122

切弟人的聚宝盆——梯田 126

摩天岭、桫欏林和喜欢时尚的卡别姑娘 134

碧溪古镇 碧约人的牛皮大鼓 141

他郎河上的西摩洛水车 153

阿墨江流域的卡多人 159

生命如花

特别的命名仪式 169

财产穿在老婆身上，情人的小帽藏在箱底 174

情歌手与“扎布” 181

一家人在母亲的棺材旁吃年夜饭 186

“摸搓搓”——为死者舞蹈 为生命狂欢 190





哀牢山上的路



走进哀牢腹地



看到数码相机上自己的样子，山里的孩子们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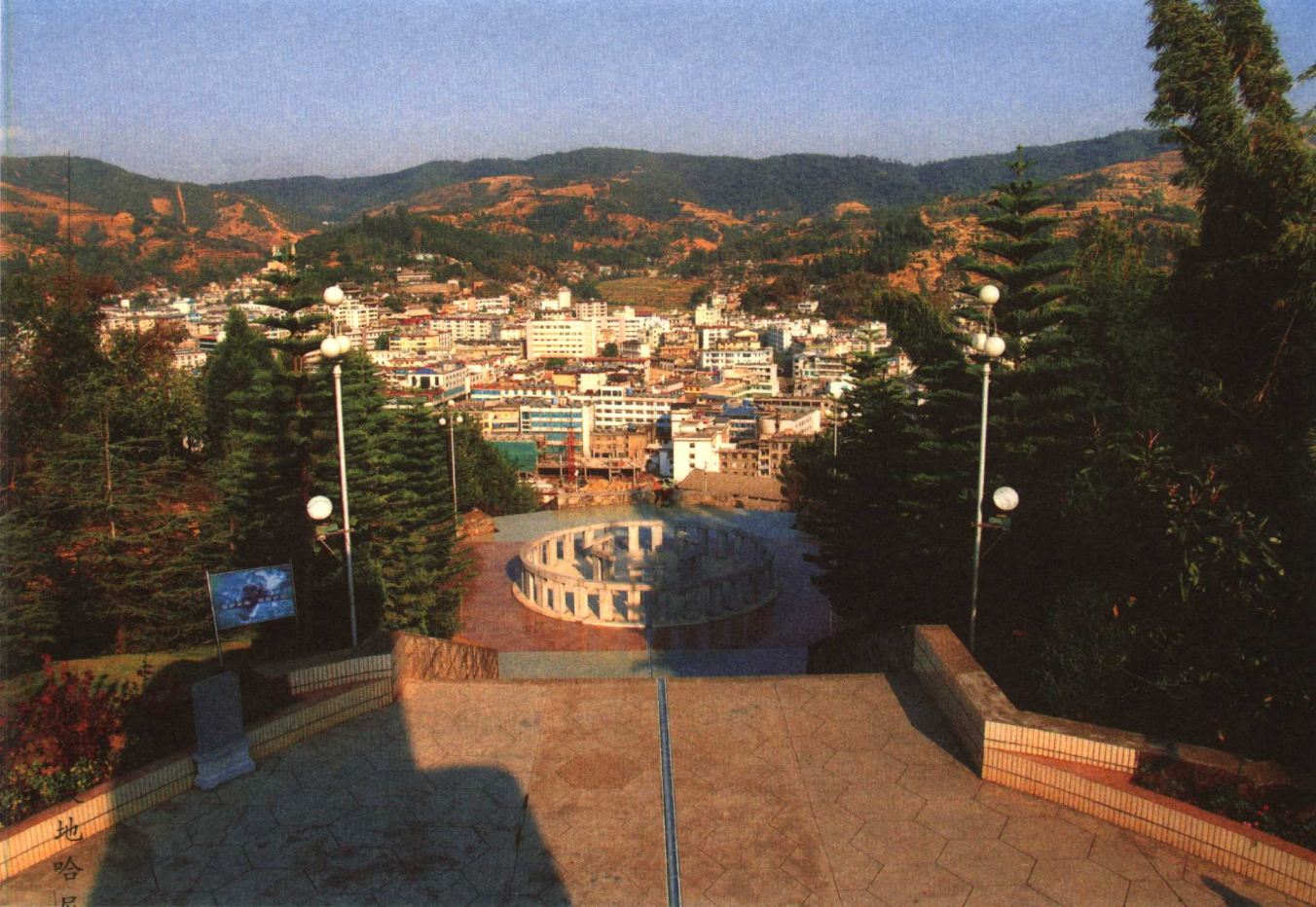
哀牢山中的“诺玛阿美”——墨江

墨江，是哈尼族先祖找到的又一个“诺玛阿美”，这是一块为生命存在的土地，打开它的胸襟，人总能够生存下去。

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处于地球北回归线上最大的一块绿洲上。近年来很多学者对这块土地的生存吸引力进行深入研究认为，哈尼族是一个“追逐阳光”的民族，他们之所以在此地生存了千余年之久，是因为这里有着充足的阳光和湿度，是人类理想的生存之地。

沿着昆曼大通道，你就会和这个以太阳命名了多个别名的全国唯一的哈尼族自治县墨江县城相遇。它有很多大气和神奇的称谓：“太阳转身的地方”、“北回归城”、“太阳城”、“万燕之城”。

如果你在墨江县城客居，热情的墨江人就会告诉你，地球的北回归线从他们的县城穿过，因此墨江县的一半是亚热带，一半是北温带。他们还会邀请你在每年的夏至到墨江来观看立竿不见影的天文奇观，因为在那个日子太阳的直射



地球北回归线穿墨江城而过

点移到北回归线上，在此“转身”向北。甚至他们还会神秘地告诉你，如果想到墨江来生儿育女，保不准就生下一对双胞胎。如果你对此感兴趣，他们会带你去离县城不远的河西村看一口称“双胞胎井”的神奇水井，说长期喝这里的水能生双胞胎。这时，他们将以附近生活着六百余对双胞胎兄弟姐妹的事实来说服你喝下了一瓢井里的“阴阳圣水”。

在这个不大的县城你可以目睹到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北回归线标志园和一个融哈尼文化为一体的太阳广场。在这些以太阳为中心理念创造的标志性建筑群中漫步，你可能会深感自己天文、地理知识的贫乏，但你仍然可以为人类文明的种种表现手法所倾倒。若是你选择在傍晚时分散步，你还会为飞舞于城市上空或栖歇在城市建筑、电线上的数以万计的燕子称奇，再加上你能感受到的永远湿润而温暖的空气，你也会像燕子一样，



墨江县城太阳广场旁的雕像

记住这个“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

走在一条与北回归线呈直角的，同样穿城而过的叫做天溪的小河畔，一组以哈尼人生活为题材的雕塑群在诠释一种质朴的世俗生活。它们将激发你去探访那些生活在深山里的人们。

墨江哈尼族自治县是哀牢山腹地的一个哈尼族聚居大县，这块南北狭长、中部较宽，如纺锤状的土地，除县城附近3平方公里的河谷是坝区外，99.9%均为山区。

幸好山谷间有把边江、阿墨江、泗南江和他郎河、布竜河、坝干河、杓木河、那卡河等三江五河纵横。这些属于红河水系的江河和它们的支流溪涧布满哀牢山腹地，交错在深山峡谷，一部分流入田野滋养着大山生活，其余的在山谷间蜿蜒，奔向大海。



北回归线标志园的五行柱

尽管山高谷深，只要能引来水的地方，哈尼人就可以把那里的山地开成水田，能做大田就做大田，即使只能做成桌子大小，他们同样要让它种上水稻。即便没有水，他们也会想办法种上适宜旱地的苦荞、高粱。

这叫靠山吃山。

但是，老天在给予大山很多自然恩惠的同时，也给山的子民加大了生存难度系数。山地上梯田的产量无法与坝区水田相比，梯田的数量总是增不过人口，而且山高水冷只能种一季稻谷，艰辛的劳作有时候仍然不够一家人吃到下一季的收获。这时，也许是作为补偿，大山又会在青黄不接的时候给他们送上一些美丽的食物。

在哀牢山的阳春三月，你可以看到满山遍野烂漫的山花。这些山花多半是能

够食用的，它们作为食物的功能远远大于观赏的功能。这一点和梯田一样，山花不仅仅装点了哈尼山乡，更主要的是能够填饱人们的肚子。

哀牢山的山花太多了，有很多我们翻植物书也查不到它们的学名，而要把哈尼人给它们取的名都翻译成汉语太困难。我们曾经指着泗南江边一株大树上的花问当地的哈尼族干部叫什么树，树上火红的花叫什么花，回答叫“玛娘”，不知道你们汉人叫它什么。但我们也认识很多常食用的花，那是当地汉人叫的名字，土里土气的，却很象形：白色花瓣上的纹路尤如猫须的“野猫花”；黑色的花朵状似乌鸦嘴壳的“老鸦花”；一种带苦味的其藤亦可食用的“苦藤花”；花朵硕大而洁白的“大白花”；树身长满刺的



夕阳下哀牢山河流

哀牢山上凤凰村



“刺通花”……食用野花都那么多，野菜就更多了：叶像犁头的“犁板菜”；叶大如盖的“象耳朵叶”；顺地生的“马蹄草”；长在水田里的“鸡爪菜”；还有一些食用其根的野菜“鸡刺根”、“补冬根”、“臭药根”、“地板藤根”等等，有的据说还是预防疾病的草药。

春天来到墨江，你每天都可能吃到这些山花野菜。

在泗南江沿岸的山崖石缝间，长着一种稀有的野菜，墨江人叫它甜菜，因为煮而食之，其味甘甜，汤鲜美。但采摘艰难且数量稀少，山里人采到甜菜舍不得吃，都要拿到集市上去卖了换回些生活不可缺少的食盐。所以，他们把这种野菜叫“苦命菜”。我原以为称其为“苦命”的原因，是由于此菜得来不易，而那哈乡的哈尼人解释说叫它“苦命菜”是因其生长的环境贫瘠艰苦，不像其他植物一样在土肥水丰的好地方生长，带有对这种野菜的怜悯之情。

听过这样的解释，我总把哈尼人与甜菜放在一起比较，虽然我知道一个民族与一种野菜不应该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行走在哀牢山腹地的墨江，那些不事张扬的村寨，像不经意间散落在大地这个大景框中的景点，看上去恬静而舒缓，让



在哀牢山行走，你会看到各种各样叫不出名字的山花

人总是把眼前的事物与哈尼人的性格联系在一起，想到“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这样的句子。

这些村寨是真正意义上的村寨，与那种充斥着现代文明的喧嚣的农村有很大区别。它们坐落得很随意，山腰、山洼、山巅。你在这座山上行走，可以数清对面那座山坡上有几个村落，但除非你快要进村了，否则你不会很早就见到你所在这座山上的目的地村寨。它们隐藏在山褶皱里，被层层梯田所包围，或是被密密的树林所掩藏。要到峰回路转，或是土掌房，或是土基瓦房的村寨聚落，才会出现在你的视野。



依玛寨

在墨江广大山区世居的哈尼族有九个支系，21万多人。支系众多，决定了村寨风格的多样。从大景处看，白宏人、腊米人、豪尼人的寨子房连着房，卡多人、碧约人、西摩洛人的村庄民居分散些。从近处看，哈尼族房屋多为土木结构的草房、瓦房和土掌房，由于居住地不同，支系不同，民居也有很大差异。在墨江县一带，豪尼、白宏、腊米的民居特点是土掌房。但豪尼人一般居住在交通较为方便的地方，他们的土掌房早已经不用草顶，而白宏、腊米人居住地比豪尼人更加偏远，通公路是近几十年的事。他们住房少有瓦顶，所以二层楼顶上封上一层泥土，再设双斜面的茅草顶，在封泥的房面与草顶之间形成“阁楼”，名曰“封火楼”。泗南江流域的阿木人，多为干栏式长方形的茅草房和扇片房。所谓扇片，就是用原木切割出来的木片。分布在西双版纳的傣尼人民居也属于此类。碧约、卡多、西摩洛等支系的民居没有很明显的区别，多半是瓦房加一间土掌房。



白宏人的土掌房

尽管不同支系的哈尼人各有特点，风情各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在前方开阔、易于接受光照的山坡上建寨，在寨子附近，必定有一片郁郁葱葱的古树和几蓬苍翠竹林，这就是哈尼村寨的“竜林”。

无论村寨周围有多少被耕种的梯田山地，竜林一定是保存完好的原始森林。竜林是哈尼族村寨保护神的居所，被视为能决定一个村寨兴衰祸福的神圣之地。村寨附近的这片林子在每个哈尼人心中的地位有如宗教，他们不会动林子里的任何枝叶，不会让污秽的东西染指它，就连撒尿也不能对着竜林方向，男女青年都不能到竜林里去谈情说爱。

哈尼人对竜林的崇拜，其实就是对自然的崇拜。对于他们来说，神就是林，林就是神。我们也见过没有竜林的哈尼族村寨，但他们至少会有一棵竜树。他们会跟我们解释，从前他们

寨子是有竜林的，在那些不可以信神的年月，林子被砍了。当一个寨子只剩下一棵象征神灵的树的时候，肯定是哈尼人内心的隐痛。

有山，有树，有水，才有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子孙绵延。哈尼人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必须顺应自然，依靠自然，才能求得生存发展。

也正是这种认识，让哈尼族从一个游牧民族成为一个优秀的农耕民族。

传说，哈尼族先祖曾经拥有过一个美丽富饶的家园“诺玛阿美”，那里土地肥沃，水草丰美，是人类理想的生存之地。哈尼族先祖在那里放牧耕种，发展壮大。后来，因为战事兴起，哈尼族先祖不得已南徙，离开了心爱的家园。

千年之后，今天的哈尼人已经不知道先祖的“诺玛阿美”在什么地方，只传承了他们在每个哈尼人葬礼上都要念诵的经文：把死者的亡灵沿着迁徙的征途送回“诺玛阿美”。

能够让哈尼族千年来魂牵梦萦的“诺玛阿美”，究竟在这个民族心中有怎样重的分量？

我们无法理解，一个地道的农耕民族怎么会对一块遥远的牧人的故土如此记忆，至死都要求得灵魂的回归。

直到有一天，在哀牢山中遇到了一块美丽的草甸，让我们对这个问题豁然开朗。

我们没有想到，在哀牢山主脉会有这



碧约人织布

豪尼人的土掌房



哈尼梯田



样一片草甸。如果不是见到隐藏在几株繁茂大树后面的土基瓦房、栅栏院子，我一定误以为自己是青藏高原上一个自由自在的牧人：宽阔的绿草地，低洼里半人高的水草，草地上开着的黄色野花，远远近近悠闲的骏马和绵羊，冷冷地落在身上却能暗暗灼伤你皮肤的阳光，吹在脸上的似有冰雪气息的凉风……这一切让我仿佛不是置身茫茫的哀牢山，而是站在辽阔的西北高原。

当时我们已经在墨江断断续续行走了近半年。一天，墨江哈尼文化考察项目的策划人、思茅市委副书记谢伟和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县长李洪武终于有时间同我们汇合，说是要带我们去一个叫“诺玛阿美”的地方。

这是思茅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与玉溪市新平县交界处的一块小草甸，方圆不过三四公里，是墨江境内海拔最高的地方，有 2280 多米。我们从墨江县城驱车花了三个多小时，走的是泥泞的山路，否则用不了这么长时间。听说，当墨江县委政府领导发现这块草甸后，就有心想把这里开发成一个旅游景点，前段时间还请来了市里分管的副书记朱飞云帮助策划。朱飞云来到这块草甸后肯定也与我们有相同的感慨，于是，他给这个不

知名的草甸取名“诺玛阿美”。

草甸上住着十多户人家，因为气候的原因，只能种些耐寒的苦荞和小米，村民们以畜牧业为主业，这样的生活已经延续了上百年。也许这些村民是哀牢山上惟一更多地继承了遥远的西北高原先祖生活的人群。然而，就像他们的先祖那样，就算是在这个高山密林中的小草甸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世事的变迁，他们一样不可避免地面临迁移。

这些年，除了地处高寒的原因外，还因干旱无雨，撒下去的种子几乎颗粒无收，草甸的面积也因紫茎泽兰的大肆入侵而逐渐减少，畜牧所依赖的草场和水源正在缩减，村里的人都逐渐外迁了。我们在这里遇到一个打柴回来的老头和一个背马草的老太太，他们对我们这群人的出现表现出非常的热情，邀我们到家里去坐。这个小村的许多人都搬走了，一些人家的院子空着，只有围绕着庭院的竹篱笆在阳光下流淌成一幅恬静的水粉画。

“诺玛阿美”小草甸
也许就像哈尼人祖先
曾经居住过的那个人
神共居的家园

